



堅決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關於唐兆林思想轉變討論集

廣西日報編輯部農村組編

廣西人民出版社

編者的話

廣西日報從三月十八日起到五月二十四日止，開展了關於唐兆林思想轉變的討論。這個討論，在本省農民和農村幹部中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參加討論的，大多數是農民和農村工作幹部；而在農民羣衆中，有思想先進的，也有原來思想落後、後來已轉變的人，有方向明確、走對路的人，也有思想落後走了彎路、後來又轉向正路的人。他們都以親身的經驗說明了：走互助合作道路，是發展生產、共同上昇的唯一道路。互助合作組織，是符合農民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組織。他們也深深地認識到個體勞動的缺點和弱點，知道個體勞動下去很有可能發展到貧困破產的危險，還有，如果對小農經濟不進行改造，就不能適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就要影響社會主義社會在我國的實現。

159277
「堅決要走互助合作道路」這本書，就是選擇唐兆林思想轉變討論中幾篇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編輯而成的。我們希望那些已經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農民，讀了這本書就更加堅定、積極，把互助組、合作社的形式提高一步。至於由於思想還不通，對互助合作道路尚抱有疑慮的個體勞動農民，從本書中可得到啟發，看清楚、選定自己應

該走那條路，從而自覺自願地組織起來。

此外我們還希望，在農村工作的幹部，注意這本書。因為，從這裏可以看出：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是個長期的、艱苦的、細緻的工作，更進一步地體會毛主席教導我們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名言，從而提高改進我們的工作，更善於根據農民的日常生活與切身經驗，用活人、活事、活道理來幫助農民進行自我教育。

一九五四年六月

目 錄

不再三心二意，堅決走互助合作道路……	唐兆林講（一）
像一面鏡子一樣，把我的心照亮了……	陳瑞林記（一）
放下思想包袱，向轉變後的唐兆林學習……	廖添仁（八）
組織起來，能夠增產、更不會吃虧……	黎惠珠講（一一）
——北流縣大坡外鄉農民討論唐兆林思想	許尚倫記（一一）
比一比，就知道互助組比個體勞動強……	（一四）
和互助組比賽兩年，結果還是我輸了……	楊 鋼（一六）
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很好地改進耕作技術……	廖仁善講（二一）
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定能夠增產、增收入……	李俊興記（二一）
互助合作是美滿幸福的道路……	黃文祥（二五）
	覃太基（二八）
	蔣在球（三一）

搞好互助合作，支援工業建設……………（三四）

——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愛國豐產金星獎章獲得者李順達給本省農民的信

只有實現農業集體化、機械化才能過幸福的生活……………（三九）

——星火集體農莊莊員給本省農民的信

艱苦深入地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四八）

——廣西日報編輯部關於唐兆林思想轉變討論的總結

不再三心二意，堅決走互助合作道路！

全縣農民 唐兆林講 陳瑞林記

我是個貧農，今年快五十歲了，屋裏有一個老婆四個娃仔，只有我一個人下田勞動。解放前，給地主看了幾年牛，就是寒冬十月不管天氣怎麼冷，也只穿着兩件又爛又破的單衣和一對磨破了底的草鞋，跑到離村五、六里外的小山上去看牛。後來年紀大了，人口多了，便向地主佃了十五工田（註）來種。那時，發死狠做活路，但是每年割得的穀子，還吃不到二、三月。唉！想起過去的苦日子，真是「看天天高，看地地遠。」共產黨、解放軍來了，我才翻了身，打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並在一九五一年參加了互助組。從此，我家打的糧食一年比一年多，生活也越過越好，不但天天能夠吃上乾飯，而且也有三幾担穀的剩餘了。

俗語講：「禾怕寒露風，人怕老來窮。」我已是一四五十歲的人了，要想長久保住好日子，總得有個打算才行。因此，我就在一九五二年開始放債了。首先借給兆森一籮穀，收加二的利；接着又借給兆羣一担穀，是加四的利。不久，我又想出了一個發

財的「好路子」——放豬花。每年我都養上兩個豬仔，到春天便殺掉借給人家。當時一担現穀本可買十五斤肉，我放豬花就只十斤半肉，到八月時收一担穀。這樣，除去三、四担穀的豬仔錢和五、六担穀的飼料外，一年我就可以賺上十五、六担穀了。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放債、放豬花就是筆不小的「橫財」，所以我家剩的穀子更多了。這時我又起了一個念頭：買點田多好！一個種田的人家，沒有比多置幾畝田更為牢靠的了。於是在去年五、六月間，我就放出空氣要買秧田，到處說：「只要有人肯賣，就是多出幾顆穀子我都願意。」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總路綫」像一陣風似地吹到了我們村上，把很多人的心都吹動了。有的說：「放債、放豬花是剝削，是資本主義自發趨勢。」有的說：「好在毛主席的總路綫來得早，要不然，我們村上又有人變成地主了。」雖說沒有人指出我的姓名，也沒有人把我當作地主看待，但是自己的肚裏有鬼，總認為別人在和我為難。心想：我雖然放了點債，要了點利錢，但都是「雙方面議，沒有強迫」；我放過豬花，但也不是硬逼着別人要的。購糧運動開始了，很多農民踴躍賣糧支援國家建設，而我由於沒有認真地學習總路綫，思想上不大想賣，但又怕別人講我還想走資

本主義道路，只好勉強賣了三百五十多斤穀。

十二月下旬，我們村勞動模範唐兆斌和居民區主任唐兆啟等從桂林開會回來，向村上的幾個互助組員提出建議，要在春耕大忙以前辦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過總路錢的教育，村上的農民普遍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都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但是我覺得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對自己沒有好處：第一、我捨不得丟開放債、放豬花這門賺錢的路子；第二、我想：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用鋤頭犁耙，能增得幾多產？所以不打算參加。後來我想了想，又覺得不參加不妥，我是居民區的行政組長，要是不參加，別人不會說我總路錢沒學好，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嗎？怎樣辦呢？想來想去，總拿不出主意。

有一天晚上，我的老婆忽然跑來告訴我：「唐兆良——他是互助組長——到農業生產合作社開會去了。」這句話不打緊，可真把我氣壞了。我想：唐兆良有什麼「積極」，過去到縣裏開會，到區裏學習「八條」（即黨員標準的八個問題），研究鄉裏工作，積極搞好生產，那一樣不都是我跑到前頭？哼！現在你倒進步了，跑到我的前面去了。轉而又想到：遲早是要走這條道路的，遲走不如早走。這樣，我就硬著頭皮去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了。

人是入社了，但我的心並沒有入。我和別的社員中間，就像隔着一堵大牆一樣，怎麼也合不攏來。每天晚上社裏開會，他們都是有說有笑的；而我不是裝肚子痛留在屋裏，就是裝頭痛不去開會，就算勉強去了，也不過打打眼瞇，很少發表意見。在生產上，我也是懶懶散散的，不像過去那樣下力生產了。一月二十五日，是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生產的第一天。那天天氣雖然陰冷，有時還颳些小風，但是三十多個男女社員，都和往日做自己的事情一樣，一個跟着一個的到橫角洞開荒地去了。唐兆聯是我們的生產小組長。他見我沒去，便走來喊我。但我却冷冰冰地說：「今天天氣很冷，我的身體支持不下，明天再說吧！」冷嗎？的確冷點，但是往日比現在還冷，我為什麼又能去得？這不是身體支持不了，而是思想上有「毛病」啊！第二天，社員們決定去開龍頭坡的地，兆聯又來喊我。我說：「我要到親戚家去，今天不能生產了。」他聽了驚奇起來，張大兩個眼睛儘望着我。這也難怪！過去我為了怕耽誤生產，從來就沒有走過親戚；就是過舊曆年回外家拜年，也都是讓我的大仔代我去哩！那天我的確沒有下田，但也沒到親戚家去，只是上午給自家砍了兩担柴，下午就到村裏要去了。

聽說耕牛、農具要入社，真叫人煩！我走過牆角，看了看犁耙，摸了下龍骨車。

不知怎的，我忽然覺得格外地捨不得這些農具。最後走到牛欄邊，看着我的那頭大黃牛，雖然牠沒有水牛那樣大的力氣，但做起活來也不弱啊！我真把牠當作我的「命根子」看待，平時都捨不得用鞭子打牠一下。我想：「我怎麼能讓大黃牛入社呢？一入社，用的人就多了，累壞了怎麼辦？」我把我的心事統統告訴了我的老婆。她是個糯米團樣的女人，加上平常開會很少，道理懂得不多，所以無論做什麼事，都是隨着我轉，很少表示反對的。現在她一聽是耕牛入社的事，便順從我說：「你不願意入，就把牠賣了吧！」我說：「也好。一來可得筆現錢，總比放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牢靠；二來又省得我操心，免得將來眼看累死了，令我傷心。」主意拿定了，我便在第二天清早，裝做牽牛去放的樣子，把牛牽到外村，找到蔣立榮，和他商量之後，便以比市價便宜三萬元的價錢賣給他了。我有一個礦鎚，這是打石頭的好傢伙。村上的人講：「誰的也沒有兆林的好用。」可是，在這次農具入社的時候，我和別人爭得臉紅頸粗，硬說是「孩子他舅爺要用」，而不願把它拿到農業生產合作社裏來。

我的消極生產、偷賣耕牛這些事情，很快地就被村裏的人知道了。為了幫助我進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便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大家表揚了我過去在互助組裏積極生產的優點，同時也指出了我現在的錯誤。在這以後，工作同志又找我

談了兩次話。但是，每當他們問我開始為什麼不願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什麼不積極生產時，我總是推說過去「沒有認識」、「心裏太傻（笨）」，便再沒有別的話說了。前幾天，建社工作組的周同志又找我談了一次話。周同志首先講話，接着我們就一問一答的談起來：「兆林，現在生活比以前好過了嗎？」「當然囉，以前拿紅薯、稀飯當餐，現在天天都有乾飯吃了。一九五一年我家才打三十九担穀，到一九五二年就增加到四十五担了；去年雖然遇到了旱災，也打了四十四担半穀。」我指着掛在屋樑上的腊肉，繼續對他說：「過年臘的幾十斤肉，到現在還沒吃完哩！」周同志說：「我們今天能夠翻身，能夠過好日子，第一是因為有了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第二是因為大家積極參加互助組、農業社努力搞好生產。可是有些人眼光短淺，只看到放債、囤穀子賺錢，却把毛主席的話忘了。你說這種思想對不對？」我聽了，以為他摸着我的思想了，臉上熱辣辣的，半天都講不出一句話來。周同志見了，便把話頭岔開說：「兆林，解放幾年了，你看我們村上有沒有變化？」我想了想說：「有啊！以前沒有吃的現在有了，以前沒有穿的現在有了，以前沒有趕過墟的人，現在也能上街買點東西了。」他說：「如果大家再努力生產，日子一定會過得更好了！」接着，他幫助我算入社後的收入賬，因為合作社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所以產量高，個人收入

也多。按照「四六分紅」的算法，我的二十一工田可得二千四百斤穀的報酬；一年三百六十天，不用算多，只算二百個勞動日就可以了，按照社裏最低產量計算，每個勞動日得十五斤穀，那麼二百個勞動日就有三千斤了。其他什麼耕牛、農具入社，和我老婆插田、割禾得的分數不算，單這兩項就比我一九五二年的最高產量多了九百斤穀子。算了賬後，周同志又說：「只要大家努力生產，積極支援工業建設，我們的國家一定會建設得像蘇聯一樣。到那時，我們大家的生活就都好過了，老人家和娃娃，以及那些身體殘廢不能勞動的人，也不怕挨餓了。如果你想剝削發財，他也想剝削發財，這樣只有極少數人發財，大多數人又要過解放前的窮困生活了。你回去想想：參加互助組、合作社走社會主義道路好，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好呢？」

我回到屋裏，左思右想，過去天昏地暗的日子都湧到心頭上來了，特別是想到自己過去欠缺穀米，忍受着高利貸剝削，向地主借債的情景時，我簡直不敢想下去了。想了過去的痛苦，看看現在的好日子，再想想將來更好的生活，我下定了決心走大家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想來想去到底想通了。這一來，就好像放下個大担子似的，心情立刻開朗起來，做起活路來精神也足了。每天早上，我都早早地起來，吃罷了飯，不用人喊，便去做

活路了。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們到湘江邊上去挖塘泥，別人只得一千三四百斤，而我却挑了一千九百九十斤。只要有人通知我開會，我都能按時來到，也能經常發言了。在訂生產計劃的小組會上，我還提出了個建議：「合理施肥，精耕細作，每畝爭取打六百三十斤穀子。」

像一面鏡子一樣，把我的心照亮了

中共南寧市秀廂鄉支部書記 廖添仁

我們鄉裏的黨、團支部，一連開了兩晚夜的會，學習唐兆林的「不再三心二意，堅決走互助合作道路！」這篇文章。大家對照着唐兆林的思想，檢查自己和本鄉農民對互助合作的認識。別說一般農民，就是我自己也有唐兆林轉變前那樣的思想。

去年春天有一個夜晚，生產委員廖增仁和副鄉長張昌羣來到我的家裏，動員我帶頭組織互助組，以便引導全鄉農民組織起來。我聽了，心裏幾大都不願意。心想：何必硬給自己找麻煩？參加了互助組，天天都要下田生產，一天忙到晚，連點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同時，自己經常開會，出工時間太少，一定得往外補工分米。廖增仁、張昌羣見我不願意，便對我說：「你是鄉主席，又是黨支部書記，羣衆的眼睛都望着你

了。你不組織起來，別人怎麼敢參加啊！」我一聽這話也對，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便硬着頭皮講：「好吧，我保證組織一組。」增仁、昌羣走後，我的老婆便和我吵起來：「你參加你的吧，我不參加。」「你要參加，就把你自己的那份田『參』進去，我是不入的……」本來我不願意參加互助組，答應昌羣他們是被「面子」逼出來的，現在老婆這樣一鬧，更沒有心思了。因此，我便對她說：「你不要吵，我不參加就是了。何苦呢？組還沒有參加進去，就先鬧得全家傷了和氣。」組織互助組的事被放到一邊了。夏收時，鄉裏很多農民都組織起來，一百個人裏足有五、六十個啊！說句老實話，每當我聽到別人談起某人參加互助組的事來，自己的臉上總是熱辣辣的。我想：我是個鄉幹部，連互助組都沒參加，大家一定講我「落後」。沒辦法，只得和廖輔仁商量了一下，參加到他們的臨時互助組。像唐兆林一樣，我的人是入了，但是心並沒有參加。組內叫我出工，我不是說今天區（鄉）裏開會沒得時間，就是說身體不好沒能出得，一句話，總是我個理由把它搪塞過去。我想：一來我不需要你幫工，二來我也不想佔你的便宜（按：指得工分米），誰也不用找補誰那最好。我的老婆也跟我一樣。組員要她出工，她總是推說「孩子拖累」、「腰骨疼」出不得工啊！其實，這是騙人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拖下來了。名義上我是參加互助，實際上還是個體勞

動，有時活路緊了，就請我的妹夫來家幫幫工。

「總路綫」宣傳開始了，工作同志號召我們參加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積極生產支援國家建設。並說：個體勞動農民經不起吹風雨打，如果遇上自然災害，或者家庭裏發生疾病、死亡等意外事情，就有被迫賣田、賣耕牛重新過苦日子的危險。他們還講：黨、團員一定要參加，要不然，你怎樣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呢！當時「總路綫」的壓力太大了，人們開口是「總路綫」，閉口是「資本主義自發趨勢」。我想了一想，不參加互助組不行了。因此，便在購糧運動中，裝做積極的樣子經常參加互助組的會議，還向組員們提出，把我們的臨時互助組改為常年的互助組。在互助生產方面，雖然我比過去好了一些，有時我去幫助其他組員生產，別人有時也來幫我，但因為自己的思想包袱沒有完全放下，「多出工米」、「沒有休息時間」的念頭仍然不斷地在我的腦子裏打轉轉，所以互助生產的勁頭還是不太大。一早一晚的，我還是抽空做自己的田工，很怕別人幫自己做多了，出工分米心疼。有一天早上，我們互助組裏積肥，組員們走來喊我，我講：「我還有一碗飯沒吃完，你們先去吧，我隨後就來。」可是，吃完了飯，我和我的老婆却種自己的菜去了。

過去，我不知道這種思想不好。直到這次黨、團支部展開唐兆林思想轉變的討論

以後，才像一面鏡子」樣，把我的心照亮了。我想：如果每個參加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人都像我一樣，不是「一心一意」的參加，而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那麼做起生產來，心裏一定想七想八的，思想不夠集中，這樣怎麼能夠搞好生產呢？生產搞不好，自己的收入減少了，還不是自己吃虧？再說，雖然因為自己工作忙出工少些，但是只要自己積極努力，把時間安排好，算起來支工分米的穀子也還不到增產部分的一半哩！我想到這裏，感到過去參加互助組的猶疑不決的思想是不對的。我一定要「一心一意」地安下心來，帶頭把我們的互助組搞好。

放下思想包袱，向轉變後的唐兆林學習！

龍津農民 黎惠珠講 許尚倫記

我是貧農，家裏有三個娃仔。大仔可以幫工，我和他孀都能勞動。解放前，我雖然不像唐兆林那樣給地主牧牛，但是我耕的二十畝田，都是租地主的。一年的收成，除了交租糧以外，剩下的就吃不到過舊曆年了。一九四九年解放了，打垮了地主，所耕的田地也不用交租，我的生活也比以前過得好些了。去年我參加了互助組，雖然受

到旱災，但也沒有減少收成，生活還是可以維持到三、四月。這時我就打算不搞互助組了。我想：我有三條牛、兩個半勞動力，幹起活來夠強了。因此，一邊去放木排，一面佈置家裏積些好肥料；準備退組。同時，我還去說黃振，邀他也退組。去年十二月，組長、工作同志叫我到南寧學習準備轉社，我不願意。假說沒有衣服，不想去。他們說借給我，我又說沒有「生活」了，我要去找「生活」。因此，在去南寧的那天早上，趁大家沒起床，我就偷偷地去放木排了。

元月上旬，組長寧國興等從南寧學習回來。他們向屯裏提出建議，說要建立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時本屯的人差不多都報名參加了。我想：我以前是縣的生產模範代表，做什麼事都走在前頭，現在不參加人家說我「落後」，感到太不好意思；參加嗎，恐怕今後不能單獨找錢，最後才勉強地對組長說：「我也參加吧！」

「人人入社了，但我的心未入。」我想：我先去放木排，過十天再回來，看看他們搞得怎樣，然後再決定吧！等我回來後，人家已經準備評產評耕牛了。當時我想：田地入社，是統一經營，沒有要緊的，因為我的旱田較多，入社總佔些便宜。所以在小組會上，我就提出：「田地不用什麼分紅，合攏起來耕，將來收穀子時平分就算了。」但是一想到耕牛入社，我的思想就不通了。我打算留下一條耕牛，把它賣去得一筆